

漢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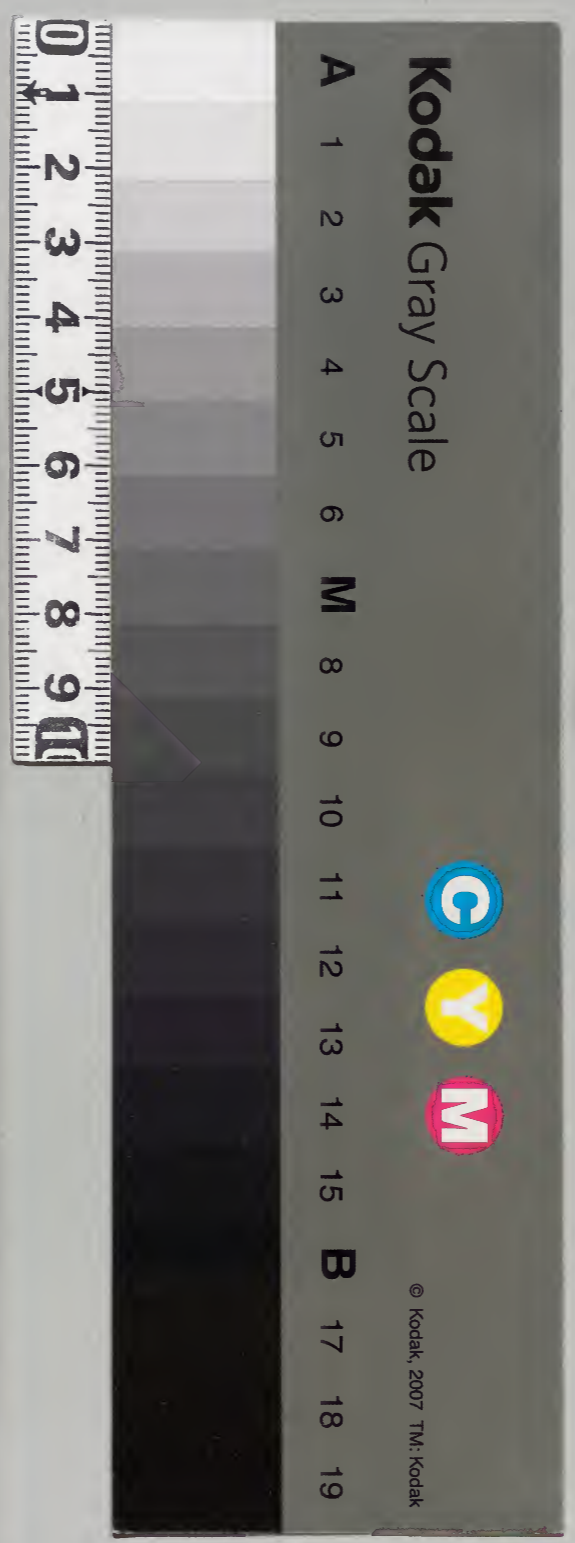
四	四	七
二	〇	七
三	九	七
〇	九	七

冊架函號

内閣文庫

二	四
〇	四
八	〇
〇	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407
冊數	30 (16)
図號	280 2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晉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劉琨

琨子羣

琨兄輿

輿子演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靜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沖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雋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三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

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
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
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
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
泰辟爲掾頻遷著作郎大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
以琨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萇卽琨姊壻也故琨
父子兄弟並爲倫所委任及篡萇爲皇太子琨爲萇詹
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爲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
衛兵三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
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
宥之拜兄輿爲中書郎琨爲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
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爲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
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爲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
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
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爲劉喬
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虓及虓頑冀州
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
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
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邑
二千戶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

郎將現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
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
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
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
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
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
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
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及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
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
循環不違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

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彊虜是勁弓良馬勇士
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
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
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
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
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
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翦除荆
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
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鞮而轉琨撫循勞來甚得物
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

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
朞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
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
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
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
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于預琨政奮威
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
初單于猗屯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
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
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
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
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
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
爲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
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
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
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
爲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
戍晉陽琨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
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卽位拜大將軍都督并

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瓊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
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
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卻縠爲元
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
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
於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
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
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
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
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
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詔省史蘭殿
中中鄧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
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
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
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
姿日茂獻質彌光升區宇於旣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
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
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
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已彰豪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
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

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
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
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
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
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爲朝羞昔申胥不徇伯舉
而成公壻之勳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
凶無覲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寇讐所謂天地之施
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及趨允敗劉曜
斬趙冉琨又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馬陵輦轂入神
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
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絳總
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
金鼓振於河曲峭函無虞劉之驚汗隴有安業之慶斯
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况
臣之心能無踊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尅今年三月
都會平陽會匈奴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
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
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
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
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

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
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闕伺間隙寇
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
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聰之謀進討則勒
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
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旣登胡馬已
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
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
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
臚趙廉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

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剋期與猗廬討劉聰尋猗廬父子
相圖廬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廬
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廬衆三萬人馬牛羊十
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
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
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
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
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旣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
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
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

土震駭尋又災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民
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
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是
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
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
報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顛顛延首罔繫是以居
于王位以荅天下庶以剋復聖主掃蕩讐恥豈可猥當
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
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
迥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
罰醜類動靜以聞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
推琨爲大都督唾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
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
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爲侍中
大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荅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
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波率衆要
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
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
內應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
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

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
國家之恥若見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
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
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
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
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
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
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追於乏食遂斬橋綏而
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
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
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
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
幄中有懸璧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
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
憑五賢小白相射鈎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讐中夜撫
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
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
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
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何意百鍊剛化爲
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據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

登之事用以激謹謹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
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
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
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
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
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
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已遂
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
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恥不雪無以下見二
親耳因歎欷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

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當爲國討石勒不舉琨
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聞
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况
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
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
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
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勲琨實爲隆
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
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
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士鳩

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群
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
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
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
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
受織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
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
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爲此雖晉人久在荒
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
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
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階
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
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
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
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
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
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勅
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
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
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

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
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
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囊弓陰圖作亂欲害
其從叔麟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麟波
麟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
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
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
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及
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
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
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
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
既害琨橫加誣譎言琨欲闕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囂
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踣蹶亂亡之際夾肩異
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廝養之智猶不
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
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
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
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
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

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
人襲匹磳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
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
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
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
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
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獻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
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寃痛已甚未聞
朝廷有以甄論昔重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劾
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
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
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
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
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
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
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
尉諡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
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
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

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羣嗣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懼心及琨爲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羣依末波溫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召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羣等爲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羣及諶悅同沒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羣爲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諶等十餘人而已

輿字慶孫雋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弈弈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孫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萑萑與秀不協復以輿爲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輿爲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

以輿爲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顥檄劉喬討虓於許昌矯
詔曰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
黨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輿兄弟昔因趙王婚親擅弄權
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
爲惡日滋輒用荀晞爲兗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
平南將軍彭城王繹征東大將軍準各勒所領徑會許
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督建威將軍
呂朗陽平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兄
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
封三千戶縣侯賜絹五千匹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

虓旣鎮鄴以輿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
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
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
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旣見
越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卽以爲左長史越旣總錄以
輿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
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
酬對欵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
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輿論
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歿輿便娉之未及迎又

爲大傅從事中郎王儁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
不問輿而免儁官輿乃說越遣琨鎮并州爲越北面之
重洛陽未敗病指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
有功封定襄侯諡曰貞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
爵太傅東海王越引爲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爲陽平
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爲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
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鎮廩丘演
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爲石勒所攻演距戰勒退
元帝拜爲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爲石季龍所圍求救於
邵續段鴛鴦騎救之季龍走隨鴛鴦屯厭次被害弟胤爲
琨引兵路逢烏桓賊戰沒胤弟挹初爲太傅東海王越
掾與琨俱被害挹弟啓啓弟述與琨子群俱在末波中
後並入石季龍啓爲季龍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爲
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爲
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爲季龍侍中隨啓歸國拜驍騎將
軍

祖逖

兄納

祖逖字士雅范陽遵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父
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

爽有才幹，逃性豁蕩，不脩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逃有贊世才。具儻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逃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逃爲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逃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逃爲行主，達泗口。元帝途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逃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慕桀勇士，逃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逃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逃輒擁護。

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逃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
遑北伐逃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
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
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逃
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桀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
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逃爲奮威將
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
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逃
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
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
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入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
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
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逃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
會遂斬以獻逃帝嘉逃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
中大饑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逃遂入壘拔戟大呼
直趣逃幕軍士大亂逃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
走之逃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逃蓬陂塢主陳
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逃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
李頭率衆援之逃遂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逃以力
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逃逃既剋

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舍又遣宣救逃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逃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勳逃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逃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逃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逃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逃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逃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逃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川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逃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逃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逃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旣獲米謂逃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逃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泝水盡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逃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逃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感候騎嘗獲濮陽人逃厚待遣歸咸感逃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逃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逃復爲逃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

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逃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逃節度逃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尅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尅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醮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親故書盛贊逃威德詔進逃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脩逃母墓因與逃書求通使交市逃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逃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逃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逃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逃

恐南無堅壘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闔率衆築壘未成而逃病甚先是華譚度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逃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逃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逃弟約代領其衆約別有傳逃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殺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爲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弈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

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官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
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
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
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
自彊不息也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
濟何必圍棊然後忘憂也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
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
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群史
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脩著一代之典
褒貶與奪誠一時之雋也帝以問記室叅軍鍾雅雅曰
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
自納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
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
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
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讐朝廷因此棄納
納旣閑居但清談披闕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歎納
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旣爲時用
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
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
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

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蹠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反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買謚之館借箸馬論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居彘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跣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慘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鏡推心異類竟終幽囹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尅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彙笠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躋距浴
晉契闊獯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夙懷奇節
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是徵國
恥奚雪

晉書卷六十二終

晉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
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爲成都王穎參
軍穎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
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穎不納後爲

苟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
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
續子又爲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旣破浚遣
又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又爲督護
旣而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
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
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又續懼勒攻先
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鴛救續文鴛未至勒已率八
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鴛至乃棄攻具東走續
與文鴛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
又遣騎入散勒北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旣殺
劉琨夷晉多怨叛遂徙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
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爲平原樂安太
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
兄子武邑內史存與文鴛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爲石季
龍所破續先與曹疑亟相侵掠疑因存等敗乃破續屯
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
及文鴛屯濟南黃巾固因以逼疑疑懼求和俄而匹磾
率衆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續季龍
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

爲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礮爲主勿有二心時帝旣聞續沒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義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勳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爲營主續之忠誠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卽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晉未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歸遺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卽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纍鼓之刑囚之恒分但恨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

尋以爲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寇敵擒後皆送之不得輒
害冀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
不遑救恤續旣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
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
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群官續被獲之後存及竺
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
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
其弟文鴛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爲
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齒時與群兒聚戲便爲其率
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
西將軍梁王彤以爲牙門伐氐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
亭侯還爲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
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
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
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
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
率衆脩洛陽千金塢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
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臯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

人而食之藩耆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
藩耆各爲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
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
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
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
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輜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
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
百姓賴焉會長安群盜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
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
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
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爲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將
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
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
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
事知無不爲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爲聲援肇許之賊
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
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遣
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
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
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

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卽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爲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大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鈎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

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今二帝幽沒虜庭輒率眾扶持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爲石勒劉曜所沒矩以眾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祚以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竝屯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人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爲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爲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多計略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堦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

侵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爲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恩襲
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於劉曜遣參軍鄭雄詣矩謀之
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逆
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
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
誦曰昔王陵毋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塵
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
矩默大饑默因復說矩降曜矩旣爲石良所破遂從默
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
勒使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爲石生所敗自密南
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勅誦
曰汝識唇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
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
餘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救不至降于石
季龍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
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惟郭誦及參軍郭方功
曹張景主簿苟遠將軍騫鞞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
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
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

萬曆二十四年刊

晉書卷六十三

列傳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爲大人父務勿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爲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卽位以務勿塵爲大單于匹磾爲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鴛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鴛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旣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籠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鴛與石季龍同盟約爲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并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虜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候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旣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爲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復薊奔喪至于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

與二百餘人自立爲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
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爲
未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已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
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未杯又攻敗之匹磾被瘡
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
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
不俱遂并力追未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鴛北討未杯弟
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石
季龍所遮文鴛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
季龍復抄城下文鴛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
鴛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
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
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
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
文鴛罵曰汝爲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
得至此吾寧死不爲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
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郭前捉文鴛文鴛戰自
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
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
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

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
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
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
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
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
能為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季龍起而
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
國中謀推匹磾為主事露被害文鴛亦遇鳩死惟末波
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
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

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
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連兵不
息竟為季龍所破徙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
蘭復聚兵與季龍為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波之子勤
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枉人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儁
俄為冉閔所敗徙于繹幕僭即尊號儁遣慕容恪擊之
勤懼而降

魏浚

浚族子諺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為雍州小史河間王
顥敗亂之後以為武威將軍後為度支校尉有幹用永

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儉浚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脩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諭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悅襁負至者甚衆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李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爲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磐河間王顥之伐趙王倫以該爲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守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去餘衆依之時杜預子尹爲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數爲諸賊所抄掠尹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懼竝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卽以該爲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使

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北尹任愔相連結後漸饑弊曜寇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爲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發旣苦瞻又驕虐部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衆殺瞻而納該該遷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爲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旨勸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衆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於道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郭默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爲督將永嘉之亂默率遺衆自爲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爲違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爲質并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沈

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
猾留芝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強
與俱歸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
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
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川太守默與石恩戰敗矩轉感
弱默深憂懼解印投其參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
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
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
單馬馳去默至京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爲
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還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
默爲右衛將軍趙胤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其爲亂
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
奔邳鑒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
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
乃潛從南門盪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爲右軍將
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
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
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
矣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胤曰所
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於胤時胤被詔免

官不卽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恠之初默之
被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胤胤參佐張滿等輕默僕
露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胤臘日餉默酒一器獲一頭默
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肫先略取祖煥所
殺孔煒女爲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
與胤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
與長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
侯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
默旣懷恨便率其徒候旦門開謂胤胤將吏欲距默默
响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內寢胤
尚與妾卧默牽下斬之出取胤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
大逆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內外掠胤女及諸
妾并金寶還舡初云下都俄而遂停胤故府招桓宣王
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爲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逃廬
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梟
胤首於大航以默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鄧
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日率
衆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胤首詔庾亮助侃
討默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
軍大集團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

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爲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
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求降卽斬于軍門同黨死
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
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
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讐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
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志世龍挫衄惜其
寡弱功虧一篲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旣拔迹危亡參
陪朝伍忿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
礪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
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
名匹礪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
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寔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
重功虧身喪匹礪勁烈隕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罪戾

晉書卷六十二終

晉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東
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又徐才人
生城陽殤王憲匱才人生東海沖王祗趙才人生始平
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

晉書卷之十四
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
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穎王才人生
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並早
夭又無封國及追諡今並略之其瑋又穎自有傳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十
年追加封諡以楚王瑋子義嗣

秦獻王柬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
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
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
便簡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

獻王故府甚貴寵爲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
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
五萬戶以柬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
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惠帝卽位來朝拜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
時楊駿伏誅柬旣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
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柬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
誅時人謂柬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
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故事廟設軒懸之樂無子以淮
南王允子郁爲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諡曰悼又

以吳王晏子鄴嗣懷帝崩鄴人篡帝位國絕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秦始皇五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沖王祗字敬度秦始皇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祗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懷南王允子迪爲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爲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二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

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爲大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篡逆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劫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

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
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
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陣
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畦祕
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宮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
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麾騶虞幡
以解鬪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
於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
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爲
胤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
姓大悅旣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
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罔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
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
至隕沒逆黨邁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
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忼愾國統
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
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罔敗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
王晏子祥爲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爲劉聰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演
常止于宮中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爲嗣改封中都

王後與穎俱死

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二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一無子國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殺瓘子孫遐不能禁爲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籥銓端覃嗣立及冲太孫薨齊王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

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如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拔世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顥顥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爲國胤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穎及群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爲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顥脇遷大駕

表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廢暉復爲清河王初暉爲清河
世子所佩金鈴欵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
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暉爲皇胤是
其瑞也毀而賣之象暉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
軍中候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暉爲太子事
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籥初
封新蔡王暉薨還封清河王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卽位
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爲皇太子洛京傾覆没于劉聰端
初封廣川王銓之爲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子
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
會洛陽陷沒端東奔苟晞於蒙晞立爲皇太子七十日
爲石勒所沒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二無後國除
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楊吳興并吳三
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
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之傳祗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
群官並諫倫乃貶爲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
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王又成都王
穎之相攻也又以晏爲前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爲太
尉大將軍晏爲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

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
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愍帝卽位追贈太保五子
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沒餘四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
允鄴卽愍帝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
封濟陰爲散騎常侍皆沒于賊

渤海殤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諡

元四王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衷石婕妤生
東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
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衷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妃
養之衷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
將軍及帝爲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衷有成人之量
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
宣城俱有朗雋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
衷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
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
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
如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贈衷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

東海哀王冲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没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為太妃拜長水校尉高選寮佐以沛國劉耽為司馬潁川庾擇為功曹吳郡顧和為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冲即王位以滎陽益東海國轉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恒其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為東邪王即尊位徙弈為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弈後入篡大業桓溫廢之復為東海王既而貶為海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為東海王繼哀王為曾孫改食吳興郡為桓玄所害國除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威王詰後太興元年受封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領祕書監穆帝即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固讓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為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即位溫乃表晞曰

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脩已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衣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玉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璿散騎常侍璿以梁王隨晞晞既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溫溫又逼新蔡王見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籍掾曹秀舍人劉彊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年晞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摠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如應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皇極尅已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可情禮靡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晞三子綜璿遵以遵嗣追贈綜給事中璿散騎郎十二年追復晞武陵國綜璿各復先官璿還繼梁國

梁王璿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薨子蘇嗣太元中復國薨子珍之嗣桓玄篡位國人孔僕奉珍之奔于壽陽桓玄取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立蒙險違難撫義懷順載奔闕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騎郎累遷

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為諮議參軍裕將
弱王室誣其罪害之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受拜流涕哀
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為通桓氏左右
曰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
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及晞追復封武陵王以
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常中領軍桓玄用事拜
金紫光祿大夫玄篡貶為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
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
命詔使遵摠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

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
加班劔二十人義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溫
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
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
國除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弟
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
侯以邢顛為家丞劉楨為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帝
令曰臨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
生驟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

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賢才以受無用乎及煥疾篤帝爲之徹膳乃下詔封爲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旣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祚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旒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爲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于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旣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麤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祝大夫

容壺士容甌以壺甌爲差則祝財大於壺明矣擲屑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擲大則難爲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旣減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卽窆葬之日卽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脩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禩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爲琅邪王卽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卽位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卽位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卽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

邪王國祀簡文登祚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
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
王恭帝卽位於是琅邪國除

簡文三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兪生胡
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
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兪生朱生天流並早
夭今並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子
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疎躁不脩行業多失禮度竟以
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卽位嘗晝日見
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饑乏辛苦言竟不見帝
傷感因以西陽王羨玄孫珣之爲後珣之歷吳興太守
劉裕之伐關中以爲諮議叅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爲宗
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
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帝深器
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謚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
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會孫寶爲嗣追尊
其母胡淑儀爲臨川太妃

寶字弘文歷祕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宋興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降爲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爲
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
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
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
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
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賢懋
德莫能綏御內外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
遠實當旦奭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揚州刺史錄尚

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
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
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
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妯姆尼僧尤爲親暱並竊
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
樹立旣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
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
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長
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
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

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
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領曰儂知
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
道子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
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
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爲郡守縣令並帶職
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
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
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誠爲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
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於死未必手
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天天命其違三矣盜
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
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勅
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群依
傍法服五誠麤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
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
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剋獎德業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
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
國寶卽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
郡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

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寧於帝
帝不獲已流涕出甯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
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
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叅軍牙爲道子開東
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
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
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脩飾太
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
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
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
聚資貨累億又道子旣爲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
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
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聞人與上疏曰驃騎諮議叅軍
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銜賣天官其子
壽齡爲樂安令贓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
縣又尼姘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饑流殍不絕由百姓
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
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
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
於國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

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荊州大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寘仲堪仙民持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爲朝匠荊州謂王忱也法護卽王珣寘卽王恭仙民卽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爲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爲五萬九千戶安帝踐祚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旣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卽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屬道子妃薨帝下詔曰會稽王妃尊

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腰經山王逼屈良以至感由中軌容者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于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耻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卽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旣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

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
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
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尚之爲之
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
爲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及將軍
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旣而楊佺期桓玄殷仲
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
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溫詳新安
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
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
者甚衆仲堪旣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
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
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
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
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
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
刺史旣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
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爲元顯謀主交結
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斂衽請交元顯
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

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
堪命天下苦之矣旣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
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爲長
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
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
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爲一時英傑或謂爲風
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顯
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爲會稽王夫人金章紫
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
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
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旣錄百揆內外群僚皆應盡敬於
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
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爲孫恩所
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尋以星變
元顯解錄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
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爲厭
勝之術旣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蔑於道
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
非方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

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令之貴要腹心有時
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
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
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
容易求福則立至于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
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
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
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爲用而第下之所控
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
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
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
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
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
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
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
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
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卽配太傅府
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
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劔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
之爲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

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
不繼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
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
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
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
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糗橡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
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
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
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外
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于玄
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叅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
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
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
而數之元顯荅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
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醜縱不孝當棄市詔徙
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醜殺之時年三
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旨
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
與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
國祚天未靜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永

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叙宜崇明國體以述
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爲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
事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翳然飄薄
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樞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
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迎道子
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于王
妃陵追諡元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脩之爲道子嗣尊
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
王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脩之歸于別第劉裕意其詐
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勾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
悟哭之甚慟脩之復爲嗣薨諡悼王無子國除

史臣曰秦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山
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
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
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
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
乘輿幽逼瑤枝瓊萼隨鋒鏑而消亡朱帝綠車與波塵
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慄慄周餘竟沈
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於此詳觀載籍未或前
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翹彙信惑讒諛遂使

尼媪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彝倫攸斁終則宗社淪
亡元顯以童丕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
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克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
則元顯為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詔者也列代
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
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
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也
贊曰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仍鍾秦獻聽
悟清河內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國祚
晉書卷六十四終

晉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王導

子悅恬

洽

協劭

蒼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
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
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
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為東閣祭酒遷祕書郎太子舍人

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琅邪王
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
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
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
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
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
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
禊乘肩輦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
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
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
虛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
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
心二子旣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
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
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
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
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尅已勵節匡
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
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
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

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楊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耻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饗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群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已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卽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旣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

曰風景不殊舉自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
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
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
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
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
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脩導上書曰夫
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
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
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
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習以
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
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
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
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
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
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
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
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領聲不與于今將
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而况如此之乂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

千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
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
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
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
彰方今戎虜扇熾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
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
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
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
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
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率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
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
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
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
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
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
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
衛率羊鑿旣而鑿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
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鑿鑿聞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
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
挫衄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

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啓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群臣一哭而已導以爲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儉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群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諡多出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諡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諡卿校常伯無爵不諡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諡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哀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二

依陳群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使
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
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
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讚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
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劔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
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
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
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
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
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已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
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
未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
導不納故未等貳於峻導使叅軍袁耽潛諷誘未等謀
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
隨未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
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
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
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
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比寇游魂

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六年冬蒸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攸叙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勳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寄責宰輔祗增其闕博綜萬機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遺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

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
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
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
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
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
虞登庸雋乂申命群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
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末爲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
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
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
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
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
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
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游洛中
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
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
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
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
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
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旣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
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

汚人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賧同布衣
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
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
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祿之禮一依漢
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
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
冊曰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乎闔棺標跡
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惟公邁達冲虛玄鑒劭
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雋中
夏應期濯纓則濬筭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墓中興也

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左拱已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
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禱杙易質調陰陽之和通
彝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
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冲人遭遇
艱圯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
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
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
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
諡曰文獻祠以太牢蒐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穎敞少
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真以敞比鄧伯道並早

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蒼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
弈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儉節
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
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
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
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
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
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
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
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
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篋歛箱篋中物悅亡後導
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
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丹陽尹卒贈太常
子叔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
爲游擊將軍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
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卽丘子性傲誕不拘禮法
謝萬嘗造恬旣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殊
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

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
技藝善弈棊為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為中書令
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
頭導薨去官俄起為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會稽內
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諡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
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
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
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
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

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苦
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
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
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
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
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
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昏
又離珣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時希安旨乃出珣為豫
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祕書監安卒後遷

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爲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旣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強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廼止旣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

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卽於別室與法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爲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太令珉爲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二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

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襲爵武岡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謚爲嗣

謚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祕書郎襲父爵遷祕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謚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

內史未至郡玄以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篡以謚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劔二十人初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謚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謚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謚旣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謚曰璽綬何在謚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謚從弟諶少驍果輕俠欲誘謚還吳起兵爲亂乃說謚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謚懼而出奔

劉裕賤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謚旣還委任如先加謚班劔二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楊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溫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鑿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蒼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

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蒼以私米作餽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之桓沖表請蒼爲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歆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假歆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爲聲援歆卽墨經合衆誅殺異己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歆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且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歆去職歆大怒廻衆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歆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歆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謚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旣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垂少康之祀夏

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
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尅復
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
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
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
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
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
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
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
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
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古虔之贈刀謚乃噴聲慙劉
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焱馳龍升雲映武備矯矯匡時緝政懿績克
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筮水流慶
赫矣閭族重光斯盛

晉書卷六十五終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幸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為寧朔將軍假節監

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爲幽朔
所稱以勳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
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自方城
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爲鎮
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
侃爲大都護叅軍蒯恒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
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驤軍弘退屯梁侃
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逃其
衆悉降荆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
弈領荊州弘至弈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弈斬之

奏曰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
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
之職卽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弈
領荊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奸黨初平
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颯
風駭蕩則滄海橫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
失事機輒遣軍討弈卽梟其首弈雖貪亂欲爲荼毒由
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弈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
甘受專輒之罪詔曰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
守咎由趙驤將軍所遣諸軍尅滅羣寇張弈貪禍距違

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
之義其恢宏奧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張昌竄
于下雋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荆部守宰多
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迺叙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
者所稱乃表曰被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
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
能斟酌然萬事有機毫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
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
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
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

陶侃參軍蒯恒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奸凶侃恒各
以始終軍事初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
之勳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爲善之速福也若不
超報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
守侃爲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爲山都令詔惟令臣
以散補空缺然汴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舉善
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
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
史郭貞張昌以爲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
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雖

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勅爲歸鄉
令貞爲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
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
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餘並從之
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化
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
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
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
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
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譴
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
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
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
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
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
羅尚爲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
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
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
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
自固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

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叙用時總章大樂
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
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
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爲之歎息今
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况御
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
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
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
挾天子詔弘爲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顥必敗遣
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
服前廣漢太守羊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河
間王顥使張光爲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
城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
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
也展深恨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
授前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
以大衆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
郡兵屯巴東爲羅尚後繼又加南平太守應詹寧遠將
軍督三郡水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
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

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
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
不敢闕境求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
故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悅爭
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
奉迎大駕弘遣叅軍劉盤爲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旣旋
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
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
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勸欲推穎爲主弘子璠
追遵弘志於是墨經率府兵討勸戰於濁水斬之襄沔
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已雖下節度心未
能安及弘距穎璠又斬勸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
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諡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
禁詔起璠爲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
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爲主表陳之由
是徵璠爲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
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俟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
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
也

陶侃

兄子璠

璠弟與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母
吳陽武將軍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
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
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
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
稱美之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
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
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
從事卽退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
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
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
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
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爲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
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
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
耻爲掾屬以侃寒宦召爲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暉
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
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
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
尚書樂廣欲會荆陽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

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爲吏部令史
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爲郡小中正
會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
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旣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叅軍
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
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
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
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瓌間侃於弘曰侃與
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
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
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叅軍資而遣
之又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爲
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
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
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
化爲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叅東海王越軍事
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爲
叅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
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
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爲

叅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輅車鼓吹侃乃與華
軼告絕項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
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
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
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羨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
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
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弼令振威將軍周訪
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
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顛爲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
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
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
誰能忍饑鬪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
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
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叅軍王
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
境便爲賊所破不知邨得刺史貢對曰鄱州方有事難
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卽表拜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
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
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荊州刺
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督

護進軍斬冲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
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
於沔口侃欲退入湏中部將張弈將賊於侃詭說曰賊
至而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爲所敗
賊鈞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
張弈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
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先驅擊杜弢大破
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曰州將陶使君孤
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輔翼
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往
不剋群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一
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
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
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
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弢懼來還夏口未經信宿建
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卽廻軍遡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
不鍵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塗
炭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
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
移就高砦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眾在後侃距戰經

日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
義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
時死者不可勝數賊衆叅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
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黜削
侃性謙沖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唯恐稽遲然某等區
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豪釐之差將致千里使荆
蠻乖離西岵不守脣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敦於是奏復
侃官弢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
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
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

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
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甲車
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
賊乎貢初橫脚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
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
尅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
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爲不可侃
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
展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
鄭攀蘇溫馬雋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麋敦意

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侃旣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沉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咲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白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

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
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爲都
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
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
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
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衽危坐閫外多事千緒
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荅筆翰如流未嘗壅
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
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
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
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擣蒲者
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
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
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叅倍
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
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
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
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
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
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

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荅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爲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廻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卽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咲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脩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

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奴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舩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咲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旣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

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珧爲湘東
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
殮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
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
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
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
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
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
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
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
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
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
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愾兼懷不能已已臣雖
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
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
勒國臣脩遷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
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縣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聞者
猶爲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
季龍是以遣母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叙
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

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雋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卽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檄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舩明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勳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密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又策謚曰桓祠以太牢侃遺令葬國南一十里故吏刊石碑畫像於武昌西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

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巴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迺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迺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鑿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勝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

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
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
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
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憤歛板曰以
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
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
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
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
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
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

洪辟丞相掾早卒

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
散騎常侍都亭侯爲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諡愍悼世
子以夏爲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
數千以相圖旣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
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
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惻
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詔
復以瞻息弘襲侃爵仕至光祿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
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五百戶

琦司空掾

旗歷位散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爲散騎侍郎性甚凶暴卒子定嗣卒子襲之嗣卒子謙之嗣宋受禪國除斌尚書郎

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虓勇不倫與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五年庾亮以稱爲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閣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

酒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並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莫敢酬荅由是奸謀未卽發露臣以侃勲勞王室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爲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稱材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

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
範最知名太元初爲光祿勳

岱散騎侍郎

臻字彥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爲南郡
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諡曰肅

臻弟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弈本中
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
餘家欲就杜弼爲侃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
輿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爲用侃赦之以配
輿及侃與杜弼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

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尅賊又率衆將
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尅賊望見輿軍相
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弼戰輿被重創卒侃
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爲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爲九州輔相
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
威騰閩外總頒條之務禮縟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
流詠據非其德讐餉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
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屠方
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斂豺狼之迹舉賢登

善窮撥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
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禳於稽天之際猶獨稱
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
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雋之列
超居外相宏摠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
則淪鼎再寧元規以威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
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
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
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贊曰和季承恩建旗南服威靜荆塞化揚江澳戮力天
朝匪忘忠肅長沙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事功宣一匡
繫賴之重匪伊舟航

晉書卷六十六終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

三

